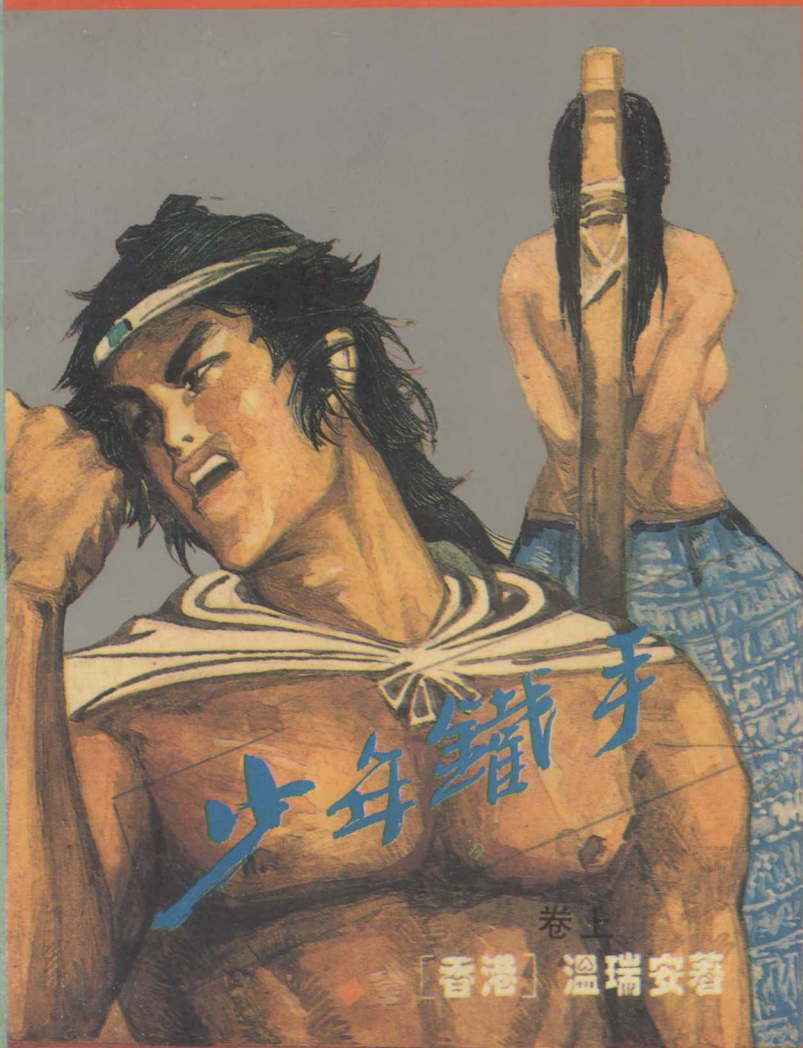


温瑞安 超武新侠

四大名捕斗将军系列



少年鐵手

卷上

香港 温瑞安著

●四大名捕斗将军系列

少年铁手

【香港】温瑞安
卷 下

漓江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六月

(桂)新登字 03 号

四大名捕斗将军系列

少年铁手

温瑞安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各新华书店经销 东南大学激光照排印刷中心承印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8.6 字数 38 万字

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0,000 册

ISBN 7-5407-1034-9/I·730

全二册 定价 11.50 元

一夜艳芳

世上的大道理其实都是最浅显易懂的，只是没有多少人真的去实行而已

- 麦丹拿与钟森明
- 菜
- 越来越深情的你
- 愈来愈无情的她
- 若你伤心请找我
- 在我这么孤单的日子里
- 我没有爱情让你兑现

麦丹拿与钟森明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。

——那是一家棺材店的名字。

前面有一家米铺，店门竖着五个大字的布帘：

“一碗饱两晚”。

后头也有一家布店，挂了块横匾，横匾上书：

“衣锦耀祖贤”。

屋后还有一片绿油油、黄嫩嫩的菜田。

看来，就在这越色镇的三家店铺里，已包含了“衣、食、住”三个“人生大事”了。

赵好的身形慢了下来。

然后他发出一声极其古怪的尖啸：

那就象是一头鳄鱼，突然发出夜枭般的叫鸣。

只听他尖声道：“我来了，你们还不滚出来。”

语音一落，棺材店门打开，真的就有两个人“滚”了出来。

——抬着一口棺材“滚”过来。

这两个人，都圆。

两人都脸圆，眼圆，鼻圆，腮圆，腹圆，臀圆，怪可爱的。

只不过，一个长得高大。

高大而圆。

另一人长得矮小。

矮小而圆。

两人的圆滚滚、胖嘟嘟，都没有影响他们身手的精悍敏捷。

两人样子看来好玩。

而且可笑。

可笑和好玩有时最易使人失却防范——一个人能令对方疏于防患，就已经是占了上风，赢了一半。

这两人一见赵好，都跪了下来，一个叫：“好公子！”
一个叫：“好爷爷！”

赵好只阴森森的问了一句：“人呢？”

那高大滚圆的汉子慌忙道：“小相公在，我们一直护着，这寿木店里头有他们的卧底，但都给我赶走了。我们一直苦守这儿，就等您来。”

矮小圆滚的汉子则说：“您走了，那米铺和布店的人都来攻打这儿，那时候，我们宁可一死以报爷您了！”

两人一面诚恐的说着好听的话，一面手忙脚乱的打开了棺盖：

棺材里有人。

赫然竟是“小相公”。

李镜花！

凤姑、余国情及宋国旗都站住了。

而且在土丘后伏了下来。

他们在斜坡之上，所以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坡下店前棺材里的人。

但如果要赶过去，反而容易迫使赵好对仍在昏迷中的李镜花下手，凤姑显然不欲李国花怪责她一辈子。

——一个人可以威慑伏部下。

——也可以仁德感化部属。

——但就算有威有德，至少不能犯一样大错：就是不可夺手下心目中认为最珍贵的事物。

凤姑自然是明了这点。

她望向铁手。

她的武功不及于此——却不知铁手情形如何？

这时，却听宋国旗低声道：“那高大的胖子是‘行尸尊者’麦丹拿。”

余国情悄声接到：“矮胖子是‘走肉头陀’钟森明。”

宋国旗道：“他们都是唐仇的手下，号称两大忠仆。”

余国情道：“麦丹拿的‘行尸掌法’利害在每格杀一人，他的拳劲就增加一分；钟森明的‘走肉掌法’犀利在每跟人交手，都能把对手的武功绝招偷龙转凤，化为己用。”

凤姑心下明了。

这两位部属的对话，是要说给自己听的。

——真正好的部属，不会明目张胆的在人前“教导”

首领、主子，反而会藉机暗示出真实的情况和有利的资料，以俾领袖、主人自行判断。

所以她微哼道：“听来，这两人相当机灵，不象是‘行尸’、‘走肉’嘛！”

铁手道：“他们却很喜欢别人这样叫他们哩。”

凤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铁手道：“他们既是行尸、走肉，他们的主子就不会对他们有戒心，敌人也不会对他们提防了。”

他是个捕头，对江湖上好些人物的资料自然都了如指掌。

凤姑道：“看来，一个真正聪明绝顶的人，是断断不会让人知道他聪明智慧，反而希望人以为他是个笨蛋。四大凶徒里，燕赵各有男女死士卅一人，却不知赵好和屠晚又有什么？”

宋国旗道：“屠晚没有助手。他是杀手，要独行独断，孑身一人，接近他的人都得死。”

余国情补充道：“所以屠晚没有手下，但有的是提供他杀人资料的人。”

宋国旗又道：“赵好没有帮手。因为他善妒易嫉，容不下人。他喜怒无常，嗜好杀人，朋友都给他杀光了。”

余国情也补充：“是以赵好也没有部下，但他也是人。人有时也需要人帮手。有时候，他会利用唐仇和燕赵的部属来充作助手。”

凤姑点头道：“可是燕赵和唐仇未必会高兴。”

这种心理她最是能了解。

因为她也是个领袖。

她最能够领会作为领导人心中所思。

——部下只可以对自己效忠。

——当这种效忠有双重或不止对他一人时，心里就绝对不会好受。

所以人想获取更大的权力。

权力可以促使别人只对他一个尽忠。

绝大的权力能换取绝对的效忠。

但权力令人腐化。

越大的权力越易令人越加彻底的腐化。

到头来，大家所效忠的，只是“权力”——一样虚幻的事物；但没有了它又不可自由自在的东西。

就这么几句话间，凤姑在这浮光掠影里忽然领悟了一些她一直未曾细思过的道理：

她为什么要乞乞营营追逐一些本来就可以没有、得到了也只是虚幻的事情呢？

追求权力，永无厌足。

得到权力，等于拥抱腐化。

幸福不是权力。

幸福是一颗享有快乐的心灵。

要幸福必须先要寻求快乐。

——然而幸福在那里？

——快乐在那儿？

是一直在自己眼下、身边？而一直让自己忽略、漠视？得到的不知，失去了才知遗恨。

这时候的凤姑，忽然何其强烈的想念着长孙光明，她也立意要为她的部属李国花，出手挽救看来正任人鱼

肉的李镜花。

——为什么她不和一直爱慕自己的长孙光明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？为什么自己要常常和他吵架？为什么自己要把他奉送给那姘女唐仇？为什么自己不多费一些时候来关心他？

因为这一点的懊悔和情柔，连带对李国花的女友李镜花，也有感情起来了：

——国花一直只知道服侍自己，为自己水里来火里去，镜花这小姑娘一定很不高兴了吧？

——刚才唐仇出现，自己禁不住要恨光明哥，可是她这样霸占了大相公全部的心力与时间，小相公又怎能不恨她？

哎。

她决心要救她。

——不为什么，只为对这一刻的情怀作交待。

情怀，是人最可贵的情感之一。

只要情怀不老，人，就可以不老。

年纪不是年老最难抗拒的因素。

连健康也不是。

——一个人要是失去了情怀，那就，真的是，老了。

风姑有点想不通她从前为何没想通这道理。

其实世间的大道理多是浅显易懂的，只是没有多少人去实行而已。

菜

铁手后来没有多说话。

他在观察场中。

他在默运玄功。

——他准备只要赵好向李镜花一动手，他就立刻发出他那越远越能发挥莫大威力的掌功。

那就是“劈空掌”。

真正的“劈空掌”。

——劈空掌几乎武林中人人都会，只是铁手真正下过苦功，把平凡无奇的劈空掌练得：相隔愈远，功力愈强！

所以一个人不在乎有没有练得奇功，有没有习得绝技，而是在有没有真正下过苦功。——这一如酒，味道不在奇与否，而在于醇。

不过，铁手下眼所见到的，却是：

奇。

奇事。

赵好摸出了“大快人参”。

“大快人参”真的很大块。

形状就象一块地瓜，大约有小孩的头那么大，略为狭长，顶上开了六张叶子，三朵大花，都是惨青惨青的颜色。

赵好的脸色银灰。

唇却很红。

这下给“大快人参”对照一映，整个人都变绿了。

惨绿惨绿的颜色。

——敢情这块“人参”还是会发光的！

这一映照下，也使铁手和风姑同时省悟了一事：

大阳快下山了。

他们不知不觉已斗了一天一夜了。

——今晚可有月儿否？

本有。

但天色很坏。

远处乌云与暮云齐翻涌，然后四开。

故此夕照特别灿烂。

象纪念一场凋谢。

赵好在如此暮照之下，又做了一件奇事：至少是令人出奇——想不到他会做——的事。

他摘下其中一张参花。

塞入嘴里。

咀嚼。

风姑身形一动。

她想要阻止。

铁手却把她按住。

他已发觉有点异样。

果然，赵好先小心翼翼的把人参放到李镜花的唇上鼻下，然后他用嚼碎了的参叶敷在她的右颈侧。

铁手这时也发现了：

李镜花雪玉一样的右颈，有三个小孔，一字斜排，由上而下。

洞的颜色呈蓝。

一种淬毒于兵刃锋口上的盖。

李镜花正合着眼。

她不是睡着。

而是晕过去了。

——如果不是仍微微起伏的胸脯，真令人错以为她已经死了。

幸好不是。

铁手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随即体悟：

赵好不是在害小相公。

——相反的，他是用极之珍贵的“大快人参”为李镜花疗伤。

风姑也看清楚了。

他们现在都伏在斜坡的土墩后。

贴得很近。

所以铁手可以及时制止风姑的行动。

风姑似也庆幸自己刚才并没有贸然行动。

因而她觉得有必要向铁手解释：

“这‘大快人参’，艾花可治奇毒，增长功力，而参叶可去一切恶疾，参须可敷外创，人参则几可起死回生、尽疗伤毒绝症，极见功效。”

铁手颌首道：“那么说，赵好是要为小相公祛毒了。”

凤姑呶着红唇道：“奇怪，赵好的心天下闻名，比唐仇还狠，只不够唐仇毒，今儿怎么这般好心起来？”

铁手没有回答。

只一笑。

他看着赵好。

他的手势。

他的动作。

——由于他是那么关注，连几络发丝垂了下来，他都无暇用手去撩拨，反而是李镜花的秀额上黏了几条发丝，他还轻柔的用手指抹开，让它们回到发窝里。

他还没看到赵好的脸。

更没有看到神情。

相距实在太远。

但这已够了。

已够让人感觉出来了。

凤姑也明白了。

她明白了为什么。

——那也是为了情怀。

——而且是人类所有情怀里最来得无由的一种。

最美的一种。

这时候的李镜花，徐徐睁开了眼睛。

她好象还没弄清楚一切。

她的容貌很秀气。

甚至秀气得有点儿单薄。

不过，苍白的她，这时候因为无力而更美。

她睁开眼，就看到赵好。

她微微一笑。

然后看到夕阳。

夕阳真好。

之后她的眼神就遗落在夕阳照落的菜田里，仿佛她的视线就远落在那儿了，一直收不回来。

“真……美……”她柔弱的说。这是她苏醒后的第一句话。

赵好忽然站了起来。

毫不犹豫的就走向菜田。

菜色翠绿欲滴。

菜花黄得清亮，象一颗颗露珠里的夕照。

赵好跨步入菜田。

俯身。

他不是拔菜。

而是采花。

采了一手菜花。

然后回来。

这时候大家都看清楚他的眼神了。

那在夕照中的眼神。

就像夕暮一样的深情和不舍，挂在远山不去，那眼

神。

——连风拂到他身上，也成了多情的风。

这一下，铁手和凤姑更明了。

甚至生起了感动。

赵好向李镜花走去。

他要把手中的花送给李镜花。

——尽管那只是菜花。

突然，人影一闪，一人飞掠而下，一手已抓住李镜花鼻际的“大快人参”！

这一下，连铁手和凤姑也没料到有此一变，赵好亦猝不及防。

凤姑低呼了一声：

“唐仇！”